



母亲的算盘

□ 刘正义

算盘，母亲给我的算盘，让我至今不能忘怀。

与算盘的初遇是在小学三年级，我刚转学到新校新班，班上开了珠算课。母亲拿出了她的算盘，拴好一根细布条，给我背着上下学，算盘拍打着小身板本就不舒服，又还遭到同学们指指点点。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学校对学习用具没有统一要求，班上同学带的算盘大的大，小的小，一般不会有人说啥，可我带的算盘却大过全班所有同学的，加之又旧又修补过，放到课桌上要多占“地盘”，我转来又缺了几节课，几回珠算测验都在最末“吹鸭子”。我的小心脏掉入了冰窖。

回家后，我就央求母亲给我换个小一点的算盘，母亲却做不到，告诉我家里油盐都要没钱买了，母亲红了的眼眶里有泪光闪闪。母亲安慰我算盘不算好，算得快、算得准才是真的好。从此后每天晚上做完家务，母亲就会督促我打半个来小时的算盘。那些夜晚，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她让我一遍一遍地背口诀，手把手地教我练指法，不断压缩读完二十道加减法题的时间。“噼噼啪啪”的努力没有白费，两周后的珠算课，我破天荒比同桌早打完，而且都对了，同桌惊讶的目光让我窃喜，那亮亮的光照进了心中。我晚上在家打算盘的速度和准确率不断提升，母亲夸了我，脸上笑咪咪的，这笑容送我后来在全年级的珠算比赛中得了第三名。

珠算的成功像阳光融化了我心中自卑的冰雪，自信的秧苗破土而出，在春风喜雨中生长拔节，和我玩耍的朋友日益多起来，下一学期还当上了小组长。自信的养分也滋润着其他学科的学习，到四年级时我的各科成绩都能排到了前五名了。

小骄傲开始悄悄上身，课堂上我不够专心了，尤其是语文课。因为我求在新华书店工作的大舅，买到了语文教学参考书，能提前知道课文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等标准答案，仿佛知晓了老师的秘密，听课时就不愿意跟着老师的引领，而爱偷偷讲小话、搞小动作。有一天，陈老师正讲大庆油田的工人不怕困难、不惧牺牲为国家采石油的课文，我走神时被陈老师点名，让我归纳一段段落大意。我因提前看过参考书，就照着答案背诵：是如何如何表现了石油工人爱国奋斗的崇高精神境界。忽然陈老师来了一个追问：“‘境界’是什么意思？”我瞬间红了脸，被问得哑口无言……

陈老师来家访，给母亲讲我这一段时间的表现。妈妈忙给老师道着歉，怪自己没把孩子教好。老师走后，母亲拿过算盘，让我算算学习的路还有多远，启发我看清学习的路才刚刚开始，那么一点点的成绩不是什么了不起，退步了更是前功尽弃。母亲在算盘上拨了一个“5”，说这是小学五年，以后还有初中高中，你想当龟兔赛跑中的兔子？你现在的成绩，只在井底之蛙眼中才值得翘尾巴，跳出井口站高望远哪？

我知道什么是境界了，感谢母亲与算盘的提点和敲打，为我早早地指出了迷津。

征稿启事

华西社区报家园版长期面向广大读者特别是四川省内读者征集原创副刊作品，欢迎大家投稿。

一、征稿要求

稿件体裁为散文、随笔、诗歌，题材不限，主要以城乡工作与生活为素材，力求思想健康、积极向上、文字流畅。散文、随笔字数控制在1000字至1600字，诗歌在20行以内。

稿件请注明作者真实姓名、电话号码、开户行名称及银行卡号、身份证号(申报个人所得税用)。

二、投稿邮箱

来稿请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550942923@qq.com。

带妈妈逛街

□ 邓训晶

初夏的风很柔和，我又用轮椅推着鲐背之年的妈妈去逛街，特别喜欢逛街的妈妈高兴的喜笑颜开。

94岁的妈妈年纪大行动不便，几年前就给她配了轮椅。开始她可以推着轮椅走，走累了才让我们推她。可今年一出门就想让人推，不想走路了。我们知道，妈妈在一天天衰老。所以，我们就常带她逛街开心。

逛街的路线一般都是先到菜市场，那是妈妈一生挚爱的地方，也是她一生去得最多的地方。在菜市场里，琳琅满目的蔬菜、家禽、蛋类、猪牛羊肉，她会乐此不疲地挑选。我们吃的美味佳肴，都是妈妈一样一样精心挑选回来的。有时候不用买菜，妈妈也要到菜市场去这里看看，那里瞧瞧，很多东西就是这样不经意间买到的。我们常开玩笑，说妈妈一天不去菜市场，就会心神不宁，所以菜市场是妈妈的人生舞台，在那里她是主角，展示着她超人的能干。

除了去菜市场，妈妈还喜欢去逛大南街。这是我们小城最古老的一条街，以前这里就像北京的天桥，“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鳞次栉比的店铺，卖杂货的、卖竹筐扁担锄把的、卖脚盆木桶粪桶的、卖生活用品的，还有耍宝的、说书的、卖艺的、卖泡把馒头水粉凉糕等小吃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以前我们住在小镇上的人，需要这些东西了，才进城来购买。现在，妈妈的记忆里还是这里最热闹，还是她最喜欢去的地方。每一次到大南街，妈妈都会细数这里是卖什么的，那里是卖什么

的。每到这时，妈妈脸上总是充满了回忆的幸福。

知道妈妈喜欢最有名的刁锅魁甜品店，我们逛街都会带她去选一些爱吃的饼干、花生糖之类的东西带回去。当然忘不了买一个肉饼大锅盔，让妈妈有滋有味地品尝，回味当年的味道。

穿心街的凉粉很有名，那是我们小时候的最爱，每次随妈妈进城，必缠着她去吃一碗。在凉粉店，我最喜欢看老板刮凉粉，那把特制的三指见方，上面有一个个小圆孔的刮刀。轻轻一刮，凉粉就成了圆条状，放在碗里。雪白的凉粉，淋上秘制的辣椒油，光是颜色就很诱人，闻闻那酸甜可口的香气，味蕾就按捺不住了，我们会风卷残云般消灭那一碗凉粉。舍不得碗里的作料，会一口气喝完，咂咂嘴，余味未尽，把甜酸甜甜的味道留在记忆里。现在住在城里很方便，想吃就去吃一碗。每当我们推妈妈去吃凉粉时，妈妈总会抢着付钱。她说，小时候你们想吃没有钱，现在可以让你们吃个够。

我还会带妈妈去环联商城的小商品市场看看，妈妈会买一点小东西，或一双袜子，或一个顶针，或一方花手巾……妈妈现在还保持着用手巾的习惯，不用抽纸。她说手巾脏了洗干净又可以用，抽纸很浪费，即浪费自己的钱也浪费国家森林资源。哎呀，别看老了，思想还没有落伍。

每带妈妈逛一次街，她都会兴奋几天，我们也会被她的快乐感染。邻居们夸我们有孝心，但“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天下儿女，要记住“哀哀父母，生我勤劳”，尽量陪伴父母，不留人生遗憾。

母亲的操劳

□ 王斌

母亲老说自己是属牛的——磨命。这话其实是母亲生活的真实写照。

和小镇上许多农村妇女一样，母亲也是一个很平凡的农村妇女，腰身宽大，说话嗓门高，办事像男人一样干脆利落。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们三弟兄相继问世，家中多了三张口，随着我们三弟兄的长大，家里的各种开销不断增加，压在父亲和母亲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沉重了。

那些年，父亲在距家10多里远的乡政府上班，虽说在经济上保障了家里的各种开支，但家里家外的各种累活，苦活，重活，就全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日复一日，母亲每天要下田地干农活，累得喘不过气来不说，还要分出心来照料我们三弟兄。那时，母亲常常说，自己是扁担挑水——一心挂两头。

在农村，最繁忙的时节是“红五月”，最劳累的农活无疑则是捡菜籽。捡菜籽要选个大太阳的晴天，这样，割倒的油菜才好翻晒和有利于连枷翻打。我家捡菜籽那两天，母亲背上背着背篋，肩上扛着打菜籽的连枷，头上戴顶草帽，天一亮就出门了。到了油菜田，一亩半的油菜割完铺好，就已经快到正午了，可母亲不敢歇息，她把割倒的油菜在田里铺好，就要赶着回家给我们做晌午饭了。

因为要趁着中午的大太阳翻晒油菜和打菜籽，我们中午的饭菜一般都很简单。可是母亲已经很劳累了。有时，端着碗吃饭时，我会见到母亲背靠着门框，低垂着头，长时间地一言不发。

我们吃完饭，收拾好了碗筷，母亲接着又要到田里捡菜籽。中午的太阳最猛，就连路边的草杆都卷起了叶子，可母亲却像是有意要跟太阳作对似的，正午太阳正大时，她才出门。到了田

里，她把晒热透的油菜一抱接一抱地抱到晒垫里，铺开，再操起连枷打油菜。连枷起起落落，晒垫里打了半晒垫油菜籽，母亲便用撮箕倒进尼龙口袋，再接着打油菜。晒垫旁边不知不觉已堆起了高高的一堆空菜籽杆，母亲依旧还在奋力挥打着连枷。她头上的头发被汗水沾成了一坨一坨的，身上穿的那件衬衣也早已像水洗过一样，被汗水浸湿透了，可母亲打着连枷，浑然不顾，一直忙碌到晚间才回到家。

三弟兄中，大哥从小就体弱多病，也是母亲操心最多的人。大哥上小学一年级时，开学才一个多月，就得了肝炎。肝炎是传染人的，大哥只得休学在家治疗。

这以后的三个月，母亲便天天背大哥到镇上的区医院去打针治疗，早上打一针，中午打一针，到下午还要打一针。

一连三个月，天天都要背大哥到区医院去打针治疗，因为劳累过度，心力交瘁的母亲腰肌劳损的老病又复发了。有天中午，在区医院打完针，背着大哥回家时，走到大街上的一户人家大门外，母亲实在走不动了，就放下背上的大哥，在台阶上坐了下来。坐了一会儿，母亲刚想起身，哪知，由腰肌劳损引发的疼痛突然发作了。腰部的疼痛一阵一阵的，母亲连腰都打不直，她试了几次都没有站起来，顿时满脸通红，心里作急得要命，“么儿，来拉妈一把”，母亲连连催促大哥。可生病力弱的大哥哪里拉得动母亲，多亏一个过路的人搭了一把手，母亲这才站了起来。那天中午，因为腰痛难忍，母亲几乎是一步一步地挪回了家。

母亲为我们操劳一生，如今已是80多岁的老人，又是一年母亲节将至，望着她佝偻的身影，作为儿女，我们应当怎样做，才能更好呢？